

《四聲通解》今俗音研究

孫建元 著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四聲通解》今俗音研究 / 孫建元著. — 北京: 中華書局, 2010.9

ISBN 978-7-101-07362-1

I. 四… II. 孫… III. 漢語 — 音韻學 — 研究
IV. H1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059188 號

責任編輯: 秦淑華

《四聲通解》今俗音研究

孫建元 著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天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

700 × 1000 毫米 1/16 · 12½ 印張 · 2 插頁 · 200 千字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500 冊 定價: 36.00 元

ISBN 978-7-101-07362-1

目 錄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崔世珍和《四聲通解》	(1)
一 崔世珍在漢語文方面的造詣	(1)
二 崔世珍的著述	(3)
三 崔世珍的治學態度	(11)
四 《四聲通解》的成書過程和編排體例	(15)
五 《四聲通解》漢語音系的轉寫符號及漢語音值	(24)
六 《四聲通解》俗音、今俗音的性質	(34)
第二節 材料和方法	(40)
一 今俗音材料的類型和處理方法	(40)
二 主要參證材料和使用方法	(42)
第二章 今俗音聲母系統	(43)
第一節 今俗音聲母的敘述	(43)
一 今俗音聲母表	(43)
二 p、p'、m、f	(43)
三 t、t'、n、l	(44)
四 ts、ts'、s	(44)
五 ʃ(ʧ)、ʃ'(ʧ')、ʃ(ʃ)、ʒ(ʐ)	(45)

六	k、k'、x、∅	(45)
第二節	今俗音聲母的討論	(46)
一	全濁聲母清化和《四聲通解》的寫法	(46)
二	莊、章、知全面合流，卷舌聲母產生	(56)
三	影、喻、疑、微全面合流	(61)
第三章	今俗音韻母系統	(73)
第一節	今俗音韻母的敘述	(73)
一	今俗音韻母表	(73)
二	a、ia、ua	(74)
三	o、io	(74)
四	ɤ、iɤ、oɤ/uɤ、iæɤ	(76)
五	i、ɿ、ʅ	(77)
六	əi、ui	(79)
七	ai、iai/iɤi、uai	(79)
八	u、iæ、iæi	(81)
九	au、iau	(82)
十	əu、iu	(83)
十一	an、uan	(83)
十二	iɤn、iæɤn	(84)
十三	ɤn、uɤn	(84)
十四	ən、in、un、iæn	(85)
十五	aŋ、iaŋ、uaŋ	(85)
十六	əŋ、iŋ	(87)
十七	uŋ、iæŋ	(87)
第二節	今俗音韻母的討論	(88)
一	舌尖音[ɲ]和[ɳ]	(88)

二 三等韻的進一步分化·····	(89)
三 ㄣ 韻字的讀音問題·····	(90)
四 山攝的韻母·····	(91)
第四章 今俗音聲調系統的討論和今俗音音系的一些結論·····	(93)
第一節 今俗音聲調系統·····	(93)
第二節 今俗音音系的一些結論·····	(97)
一 聲母方面·····	(97)
二 韻母方面·····	(97)
三 聲調方面·····	(98)
第五章 《四聲通解》漢字音字表·····	(100)
一 東董送屋·····	(100)
二 支紙真·····	(105)
三 齊齊霽·····	(109)
四 魚語御·····	(111)
五 模姥暮·····	(114)
六 皆解泰·····	(117)
七 灰賄隊·····	(120)
八 真軫震質·····	(123)
九 文吻問勿·····	(126)
十 寒旱翰曷·····	(130)
十一 刪產諫轄·····	(133)
十二 先銑霰屑·····	(137)
十三 蕭篠嘯·····	(142)
十四 爻巧效·····	(145)
十五 歌哿箇·····	(147)

十六	麻馬禡	(150)
十七	遮者蔗	(152)
十八	陽養漾藥	(153)
十九	庚梗敬陌	(159)
二十	尤有宥	(168)
二十一	侵寢沁緝	(172)
二十二	覃感勘合	(174)
二十三	鹽琰艷葉	(177)
附錄一	《四聲通解·序》	(181)
附錄二	《四聲通解·凡例》二十六條	(186)
附錄三	《四聲通考·凡例》	(190)
附錄四	翻譯《老乞大》《朴通事》凡例	(192)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崔世珍和《四聲通解》

《四聲通解》是崔世珍根據申叔舟《四聲通考》改編的一部用正音文字轉寫漢語語音的韻書^①。

崔世珍，字公端，朝鮮忠清北道槐山人。約生於15世紀70年代，卒於1542年。他的生平材料，主要散見於《朝鮮實錄》和一些文人的筆記中。下面着重介紹與本書主題有關的幾個方面的情况。

一 崔世珍在漢語文方面的造詣

崔世珍精通漢語。他的父親崔正發是個翻譯官，他自己也充分利用這一有利的家庭條件，刻苦學習漢語。他一生中曾多次以質正官的身份到中國研習漢語音韻，考察漢語口語的實際使用情況。因此，他不但精通漢語，而且非常熟悉漢語的口語。他的漢語漢文水平，都是當時朝鮮首屈一指的。這在史書中有很多的記載。

《中宗實錄》十年（1515）十一月丙申：

領議政柳詢議曰：……臣且念今文臣曉解吏文及漢音者，獨崔世珍一人而已，非此人則凡為奏咨文書及答應中朝文移無獨當入手者。此甚可慮。

《中宗實錄》十二年（1517）十二月戊申：

史臣曰：世珍……能通漢語，不失家業，幸得科舉，許通仕路。

^①朝鮮語文字創制於1443年，起名為“訓民正音”。本書仍用“訓民正音”稱呼朝鮮語文字，也可簡稱“正音”。

他由於在漢語漢文方面造詣高深，很受朝廷器重，屢次被破格提升或獎賞。《通文館志記事》卷七“人物項”：

崔世珍精於華語，兼通吏文，成廟朝中院科選補講肄習讀官。

又：

（崔世珍）成廟朝中院科……特差質正官。言官啓曰，以雜職而補質正之官，古無此例。上曰，苟得其人，何例之拘。自予作古可也。

《中宗實錄》十五年（1520）四月乙亥：

御朝講正言俞炳曰：“頃曰政事崔世珍爲正夫。正者一司之長官也，總治一司之事，人物須得合當者爲之，然後人順而事得理矣。世珍之爲人，不合長官，請遣。”上曰：“崔世珍前者已爲正，被論而遣。今副正之列無當次人。且世珍不可棄之人，而爲三品亦久矣，豈不可爲正乎？”領事南充曰：“六寺七監之事，正乃總治，而其位則參議之次也，擇用之言實當矣。然臣前與世珍同赴京師，其爲人文學亦不淺，不獨解吏文漢語而已。中朝人文談頗能解聽，其多識可知矣。今雖不可謂合長官，然前既被論而今亦被論，豈不自懲？自今激勵，猶足爲一司之事矣。”……臺諫啓：“崔世珍事憲府。”

《稗官雜記》卷六：

崔同知精於華語，兼通吏文，屢赴燕質習，凡中朝物名靡不通曉。……自中廟中年凡事大文書皆出公手，嘉靖丙戌以吏文試第一，特升堂上，己亥又試第一，特加嘉善。

《中宗實錄》十九年（1524）八月甲辰條中，“崔世珍”名下特別附有一個小注：

文臣而能解漢語吏文之人也。

《中宗實錄》三十四年（1539）五月甲申：

副護軍崔世珍以《大儒大奏議》二卷、《皇極經世書說》十二卷進獻。曰：

“《大儒大奏議》雖皆古文，然新撰哀集，宜人君所當觀鑒。《皇極經世書說》亦我國所無，敢獻請印行，使人人皆得見之。”傳曰：“知道。”乃傳於政院，曰：

“崔世珍前日亦以關於治道之書如諺解《孝經》《小學》《訓蒙字會》《四聲通解》等書累進，今又來獻，雖在閑官，用心至勤，如此者不易得也。事大咨文亦必與議爲之。世珍爲承文院提調，其功豈少哉？況爲堂上已久，特加階賜酒。”諫院啓曰：“崔世珍今以書冊進上，特命加資。世珍既爲承文院提調，本院之事乃其職分，書冊進上，賞賜亦足，二品重加不可濫授非人。請收成命。”答曰：“崔世珍有關治道之書累進，其義可嘉，故特加矣，臺諫所啓至當，改正可也。世珍賞賜熟馬一匹。”

《中宗實錄》三十五年（1540）十月辛未：

（崔世珍）自小力學，尤精於漢語。既登第，凡事大吏文，皆自主之。

按照朝鮮的封建等級制度，“文武兩班”是統治階級的上層，由封建官僚貴族中產生，“胥吏”是統治階級的下層。譯官、醫官、律官的身份位於兩班之下、胥吏之上，叫做“中人”。文武兩班中，又按職位的高低分爲“堂上”和“堂下”兩類。崔世珍出身中人，門第卑微，却能躋身於堂上，並且負責幾乎全部的當時朝鮮王朝致中國明朝政府的外交文件的起草工作，成爲朝廷中非常重要的“不可棄之人”，甚至成宗李娣還屢次力排衆議，破格獎掖提升，完全是由於他精通漢語和漢文。他在這方面的特殊才能，在當時的朝鮮是無與倫比的，因而他在朝廷中的地位也就沒有誰能够替代。

二 崔世珍的著述

在介紹崔世珍的著述之前，我們先交代三個背景材料。

（1）世宗二十五年（1443）創制訓民正音，並於三年後正式頒布。

朝鮮古代沒有自己的文字，一直使用漢字、漢文作爲書面交際的工具。他們在長期使用漢字、漢文的過程中，試圖借用漢字來記錄朝鮮語，並制定出一種借用漢字來記錄朝鮮語的特殊的“吏讀文”。到了10世紀以後，吏讀文雖然已經發展成爲下屬官吏使用的輔助文字，但它始終沒有能够解決用漢字記寫語言系屬完全不同的朝鮮語所存在的種種不便。這一點，世宗李祹在訓民正音訓辭中特別提到：

國之語音，異乎中國，與文字不相流通，故愚民有所欲言而終不得伸其情者多矣。予爲此憫然。新制二十八字，欲使人人易習，便於日用耳。

世宗朝知憲大夫、禮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春秋館事鄭麟趾在《訓民正音解例》中說得更具體一些：

蓋外國之語，有其聲而無其字，假中國之字以通其用，是猶枘鑿之鉅錘也。豈能達而無礙乎？

吾東方禮樂文章，倖擬華夏，但方言俚語不與之同。學書者患其旨趣之難曉，治獄者病其曲折之難通。昔新羅薛聰始作吏讀，官府民間至今行之。然皆假字而用，或澀或窒，非但鄙陋無稽而已，至於言語之間，則不能達其萬一焉。

因此，到了15世紀，世宗李禔在鄭麟趾、崔恒、朴彭年、申叔舟、成三問、姜希顏、李塏、李善老等集賢殿學者協助下，總結使用漢文及吏讀文的經驗，並利用當時已經取得的音韻學（尤其是漢字語音）研究成果，以及對梵文、回鶻文、八思巴字、女真文、日文等周圍民族文字的研究所積累的有關表音文字的知識，創制了便於記寫朝鮮語的表音文字訓民正音。

當時頒布的這套拼音文字系統，一共有28個正式字母，其中輔音字母17個，元音字母11個。字母如下：

ㄱ 牙音，如君字初發聲 並書，如虯字初發聲	ㅋ 唇音，如彌字初發聲
ㅋ 牙音，如快字初發聲	ㆁ 齒音，如即字初發聲 並書，如慈字初發聲
ㆁ 牙音，如業字初發聲	ㆁ 齒音，如侵字初發聲
ㄷ 舌音，如斗字初發聲 並書，如覃字初發聲	ㄴ 齒音，如戊字初發聲 並書，如邪字初發聲
ㄷ 舌音，如吞字初發聲	ㅇ 喉音，如挹字初發聲
ㄴ 舌音，如那字初發聲	ㅇ 喉音，如虛字初發聲 並書，如洪字初發聲
ㄹ 唇音，如弊字初發聲 並書，如步字初發聲	ㅇ 喉音，如欲字初發聲
ㄹ 唇音，如漂字初發聲	ㅇ 半舌音，如間字初發聲

△ 半齒音，如穰字初發聲	ㄣ 如君字中聲
• 如吞字中聲	ㄣ 如業字中聲
一 如即字中聲	ㄣ 如欲字中聲
丨 如侵字中聲	ㄣ 如穰字中聲
ㄣ 如洪字中聲	ㄣ 如戌字中聲
ㄣ 如覃字中聲	ㄣ 如警字中聲

此外，還附有幾條補充說明：

終聲復用初聲；○連書唇音之下則爲輕唇音；初聲合用則並書，終聲同。•、一、ㄣ、ㄣ、ㄣ附書初聲之下，丨、丨、丨、丨、丨附書於右。凡字必合而成音。左加一點則去聲，二則上聲，無則平聲，入聲加點同而促急。

這種拼音文字，簡便適用。《訓民正音解例》中說：

以二十八字而轉換無窮，簡而要，精而通，故智者不終朝而會，愚者可決旬而學。以是解書，可以知其義；以是聽訟，可以得其情。字韻則清濁之能辨，樂歌則律呂之克諧。無所用而不備，無所往而不達。雖風聲鶴唳，雞鳴狗吠，皆可得而書矣。

它的出現，改變了過去一直用漢字記寫朝鮮語的局面，使朝鮮語的書面語和口語一致起來，大大促進了朝鮮語的應用和發展。同時，在學習周圍民族語言方面，正音字又是一種非常方便的注音字母系統，從而大大方便了對周圍民族語言的轉寫和學習。

(2) 高麗光宗九年(958)五月以後，朝鮮實行科舉制度，以詩、賦、頌及時務策試舉子。《高麗史·選舉志》載：

光宗九年五月，雙冀獻議，始設科舉，以詩、賦、頌及時務策取進士。忠肅王……十七年十二月始令舉子誦律詩四韻一百首，通小學五聲字韻，乃許赴試。

可見，高麗中期以後，漢詩漢文便成爲舉子的一般修養。科舉的要求，使中國韻書在當時的朝鮮備受重視，廣爲流傳。高麗中期，舉子愛用《禮部韻略》和《古今韻

會舉要》^①。世宗朝以來，明太祖欽定的《洪武正韻》便成為朝鮮人學習漢語的權威著作。申叔舟在《洪武正韻譯訓》序中說：

洪武正韻，天下萬國所宗。

(3) 《洪武正韻譯訓》。

如前所述，朝鮮長期使用漢字作為書面交際的工具。這不僅在用漢字記寫朝鮮語方面產生了種種不便，而且，由於漢字本身在表音功能上的局限，且又處在語言系屬完全不同的朝鮮語基礎上流通，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些漢字本身的讀音也非常混亂了。《世宗實錄》二十三年（1440）十月己酉：

漢音傳音，漸致差訛，慮恐倘有宣諭聖旨，難以曉解，朝廷使臣到國，應待言語，理會者少，深為未便。

為了改變這種狀況，世宗在創制訓民正音後，首先便命令用這種方便的注音文字系統轉寫明太祖欽定的中國韻書《洪武正韻》，目的是為朝鮮的人們學習漢語提供一種最標準的讀音系統。1455年，《洪武正韻譯訓》正式刊行。

《洪武正韻譯訓》刊行後，世宗又“慮其浩穰難閱而覽者病焉”，便命令高靈府院君申叔舟“類粹諸字，會為一書”^②，作成《四聲通考》。

崔世珍的全部著述都是在上述背景下進行的。

崔世珍著述豐富。他把畢生精力傾注於語文研究、教學和翻譯事業。在他一生的著述中，既有研究漢語的著作，也有研究朝鮮語的論述。既有語言文字方面的闡述和描寫，又有漢語讀本和韻書、字書、辭彙集等朝漢對譯的諺解讀物。下面着重介紹幾種與漢語研究密切相關的著作：

《老乞大諺解》	《四聲通解》
《朴通事諺解》	《訓蒙字會》
《老朴輯覽》	《韻會玉篇》

《老乞大》《朴通事》是兩本漢語讀物。兩書著作人姓名和著作年代無傳，朱

① 《世宗實錄》八年（1425）六月癸酉：“禮曹啓：在先科舉時，只用《禮部韻略》，請自今兼用《洪武正韻》。”又，宣祖六年二月間覆刻《古今韻會舉要》李植跋文中提到當時重用《古今韻會舉要》。事詳姜信沆《四聲通解研究》。

② 《四聲通解·序》。

德熙根據《朴通事》中有關步虛和尚的記載，推定《朴通事》成書於元朝至正六年（1346）以後到元亡（1368）以前這20餘年之間^①，閔泳圭則認為，二書為洪武十五年前後（1382～1385）瀋陽或遼陽出生的高麗僑民所著^②。兩書問世後，一直是朝鮮人學習漢語口語的會話課本。《四聲通解》序文中說：“夫始肄華語者，先讀《老乞大》《朴通事》二書，以為學語之階梯。”因而這兩部書流傳甚廣，影響很大。但由於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朝鮮境內使用的漢字實際上記錄着漢語和朝鮮語兩種不同的語音系統，又沒有辦法把這兩類不同的讀音標記出來，以至於互相混淆，以訛傳訛，就連老資格的翻譯家也難辨明漢字在漢語音系裏的正確讀音了。在這種情況下，通過這兩本用漢字書寫的漢語課本學習漢語會話已經成大問題，學到的所謂漢語已經不合時用，雖然每次科舉考試之後，朝廷都要選派一些年少聰明的文臣去學習漢語、吏文，但漢語方面的人才還是極缺。“慮恐尚有宣諭聖旨，難以曉解，朝廷使臣到國，應待言語，理會者少，深為未便”，這不僅是世宗的擔憂，也是朝鮮許多君主都有的心病。

崔世珍生當正音字產生之後，在漢語研究中，他首先根據時代的需要，利用正音字翻譯了《老乞大》和《朴通事》這兩部重要的教科書，這是1515年左右的事情^③。《老乞大諺解》上下兩卷刊於顯宗十一年（1669）；《朴通事諺解》上中下三卷刊於肅宗三年（1676），由邊暹及朴世華根據《老朴集覽》考校訂證而成。從崔氏的翻譯到諺解的刊行大約一個半世紀，《朴通事諺解》肅宗三年刊本與現存崔世珍原本比較，左側音沒有更動，右側音則根據漢語字音的演變而小有不同。16世紀以後，漢語北方音系大局已定：聲母20個；入聲韻尾消失；陽聲韻的[m]韻尾已經變為[n]。這在《翻譯老乞大 朴通事·凡例》中都有明確的反映。《朴通事諺解》和《老乞大諺解》對音體系同，也都和凡例符合。因此，崔氏翻譯《老乞大》《朴通事》時所依據的漢語語音系統同諺解刊行時邊、朴等人校訂時所據的漢語語音系統，並沒有很大差別。胡明揚認為：“從諺解的應用性質來看，對音所反映的應該是當時中國的標準音，並且是口語，很可能是北京音。再從《諺解》對音系統本身來看，也大體上和今天的北京音有一脈相承的關係。因此，我們認為所反映的是

①朱德熙《老乞大 朴通事諺解書後》，《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1958年第2期。

②閔泳圭《老乞大辨疑》，韓國延世大學《人文科學》第12期。

③丁邦新《老乞大諺解、朴通事諺解序》，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

16世紀的北京語音。”^①陳植藩贊同胡先生的觀點。他在《論崔世珍在朝鮮語文和漢語研究方面的貢獻》一文中說：“他（案，指崔世珍）首先着手翻譯《老乞大》和《朴通事》這兩本流傳廣、影響大的漢語讀物，並且改變一般諺解本的做法，在每個漢字下面注上當時的漢語北京音而不注朝鮮語的漢字音。”^②我們從上述史料中有關崔世珍通曉漢語和“屢赴燕質習”的論述來看，崔世珍對當時通行的漢語北方話是比較熟悉的。胡明揚、陳植藩的研究證實了崔氏諺解音同現代北京音的密切聯係。需要指出的是，現代北京音跟明代古北京音不一樣，而同東北方言有很深的淵源關係^③。並且，從崔氏來華質習的具體情況來看，他不大可能接觸當時的北京居民。他的漢語“時音”修養，深受其諳熟遼陽音的父親崔正發的影響，他轉寫的漢音，很可能就是當時在北方勢力頗盛、後來才進入北京的遼陽音^④。

另外，我們還想從《老乞大 朴通事諺解》跟韓國韻書的關係方面提出一點意見。所謂朝鮮韻書，就是以朝鮮漢字音為審音、分韻標準的韻書，而不像《洪武正韻譯訓》那樣，是以中國本土的漢字音為審音、分韻標準的。但是，朝鮮韻書又同以中國本土漢字音為審音、分韻標準的韻書有密切關係：後者往往是前者的審音標準。這中間的關係大致是這樣的：漢字讀音在中國本土發生變化——通過諺解中國韻書反映——被朝鮮韻書吸收。這中間有一個值得特別重視的現象：從申叔舟、成三問擔任漢語的質正官以來，朝鮮王朝多次對朝鮮漢字音做過規範化工作。《東國正韻》（1448）代表了規範化工作的成果。申叔舟在該書序文中說：

“旁採俗習，博考傳籍，本諸廣用之言，協之古韻之切，字母七音，清濁四聲，靡不究源委，以復乎正。”目的是為了使朝鮮漢字音確定下來。但是《老乞大諺解》

《朴通事諺解》出現以後，他們辛辛苦苦釐定的所謂正音馬上就被其中的“崔音”取代了。在爾後幾個世紀，這個漢語字音系統一直是朝鮮韻書所依據的審音標準。合理的解釋是：《東國正韻》引以為正的漢字音在中國本土沒有强有力的支柱，而《老乞大諺解》《朴通事諺解》中的崔音則得到中國本土漢字讀音系統的支持。據現代學者考證，《東國正韻》漢字音主要是依據《韻會舉要》來釐定

①胡明揚《老乞大諺解、朴通事諺解中所見的漢語—朝鮮語對音》，《中國語文》1963年第3期。

②《民族語文論集》116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③俞敏《北京音系的成長和它受的周圍影響》，《方言》1984年第4期。林燾《北京官話溯源》，《中國語文》1987年第3期。

④尉遲治平《老乞大、朴通事諺解漢字音的語音基礎》，《語言研究》1990年第1期。

的^①，也就難怪它那麼快便失去了“正音”的地位。而足以能够支持崔音長期統居正音地位的北方方音，恐怕也只有當時勢力強勁、後來又進入北京定於一尊的遼陽音才有這個資格。

正是崔世珍在翻譯《老乞大諺解》《朴通事諺解》時直接採用當時勢力強勁的遼陽音來注音，因而為當時學習漢語的朝鮮人提供了一種頗有活力的漢語語音系統，使“學譯者如指諸掌，不煩尋師”^②。也為後來朝鮮韻書的編纂提供了一種規範的音系，成為韻書編纂時審音的權威著作。

諺解《老乞大》《朴通事》後，崔世珍又將“書中古語裒成輯覽，陳乞刊行”^③，這就是《老朴輯覽》。

1517年，崔世珍完成了著名的《四聲通解》。他作此書的目的，是為了糾正當時一般諺解本“承訛傳偽”和“有音無釋”的現象，把漢字形、音、義三者結合起來，使“音釋源委開卷了然，一字數音不至誤用”^④。書中還著錄了大量的俗音材料，和《老乞大諺解》《朴通事諺解》中的崔音一樣，是我們研究當時北方漢語語音的寶貴資料。

《訓蒙字會》是一部用正音文字注音釋義的兒童用漢字字典，共收錄3360個漢字。全書分三卷，卷首《凡例》以“諺文字母”為題介紹了當時使用的正音文字。所載正音文字系統和上述訓民正音主要有下列幾點不同：

(1)《訓蒙字會》規定了字母的讀名並且改變了訓民正音的字母順序；

元音字母	ㅏ	ㅑ	ㅓ	ㅕ	ㅗ	ㅛ	ㅜ	ㅠ	ㅡ	ㅣ	•
字母名称音值	a	ja	ə	jə	o	jo	u	ju	u	i	e
借 用 字	阿	也	於	餘	吾	要	牛	由	應	伊	思
字 音	a	ja	ə	jə	o	jo	u	ju	uŋ	i	ʃe

元音字母“ㅡ”的名稱是[u]，沒有恰當的漢字表示，所以借用“應”[uŋ]，並注明“不用終聲”，即不要“應”字的輔音韻尾[ŋ]。元音字母“•”的情況也是一樣，借用“思”[ʃe]字表示，並注明“不用初聲”，不要“思”字的聲母，所以“•”的名稱是[e]。

① 俞昌均《試論東國正韻漢字音的基礎音系》，韓國《震壇學報》1967年第31號。

② 《稗官雜記》卷六。

③④《四聲通解·序》。

“伊”字的實際讀音是[i]，但因原屬影母[0]字。爲防止產生歧義，也注明“只用中聲”。元音順序的改變可能和等呼有關。

輔音字母可以作聲母（初聲），也可以當韻尾（終聲）。崔世珍把它們分爲“初聲、終聲通用”和“初聲獨用”兩類，命名時，獨用字母名稱是單音節的，表示作聲母時的音值；通用字母名稱是雙音節的，前者表示作聲母時的音值，後者表示當韻尾時的音值。如：

初聲、終聲通用八字

輔音字母	ㄱ	ㄴ	ㄷ	ㄹ ^①	ㅁ	ㅂ	ㅅ	ㅇ
借用字	其役	尼穩	池 宋	梨乙	眉音	非邑	時 衣	異凝
字 音	ki jək	ni um	ti kuɔ	ʈi ul	mi um	pi up	ʃi ot	i uŋ
字母名稱	ki jək	ni um	ti kuɔ	ʈi ul	mi um	pi up	ʃi ot	i uŋ
音 值	k	n	t	ʈ _l	m	p	ʃ	ŋ

初聲獨用八字

輔音字母	ㅋ	ㆁ	ㆁ	ㆁ	ㆁ	ㆁ	ㆁ	ㆁ
借用字	其	治	皮	之	齒	而	伊	屎
字 音	kʰ	tʰ	pʰ	ʈʰ	ʈʰ	zi	i	hi
字母名稱	kʰ	tʰ	pʰ	ʈʰ	ʈʰ	zi	i	hi
音 值	kʰ	tʰ	pʰ	ʈʰ	ʈʰ	z	∅	h

(2) 取消了二十八字母中的輔音字母ㅇ[0]；

(3) 取消了二十八字母以外的輔音字母ㅁ[w]；

(4) 把二十八字母中的ㅇ[ŋ]和ㅇ[0]併爲一個字母。

ㅇ只有在連讀的情況下才能出現在元音前面^②。這種情況下的ㅇ初聲（聲母）實際上是前一個音節的終聲（韻尾）連讀下移的。既然ㅇ只出現在元音之前表示零聲母，而ㅇ只出現在元音之後表示[ŋ]韻尾，兩者的位置互補而不對立，崔世珍就

① ㄹ作聲母時爲閃音[ɭ]，作韻尾時爲邊空[l]，因漢語無閃音，均用[l]表示。

② 《訓蒙字會·初中終三聲合用作字例》：“惟ㅇ之初聲與ㅇ字音俗呼相近，故俗用初聲則皆用ㅇ音。若上字有ㅇ音終聲，則下字必用ㅇ音爲初聲。”

把兩個字母合併爲一。

輔音[θ]在15世紀朝鮮語中是一個重要的語言因素，但它不構成獨立的音位，只是起隔音符號的作用。崔世珍取消了ㅇ字母，隔音符號則統一用字母ㅅ表示。

ㅇ只出現在詞中位置，實際上，它是唇音ㅁ[p]在元音之間或ㅁ[i]與母音之間的一個特殊變體，崔世珍取消了ㅇ。

《訓蒙字會》給我們提供的這個正音文字系統中各個音素的性質，對於幫助我們通過對音來了解它們所轉寫的漢語系統，無疑是非常寶貴的。

在編纂《四聲通解》時，崔世珍就有了要另編一部字書使之與這部韻書相輔相成的想法。他在《四聲通解·序》文中說：“古人取字，凡音響協者以類而集，名之爲韻書；偏旁同者以形而聚，目爲玉篇。蓋有聲而無形者，隨韻而準知其音；有體而無聲者，依篇而的見其韻。此有韻則宜有篇，而篇韻之相爲表裏不可缺一者也。臣伏睹《洪武正韻》只類其聲而不類其形，是則存其韻而缺其篇也。况我本朝修寫咨奏、求仿畫假者，欲得其字又迷所在，必也睹執偏旁搜尋類形，然後可知其指歸之韻。臣不揆鄙拙，敢創己見，只取《通解》所抄，匯成玉篇一帙。增挪改併，皆從便覽，不著音釋，獨系韻母，使後學尋韻考字如指諸掌，而形聲之兼通無礙，不至於偏滯也決矣。”1536年，這樣一部字書編成，它就是《韻會玉篇》。從崔氏的說明中我們可以推定，這部書的編排體式應該是“偏旁同者以形而聚”，並逐字標注其所在之韻母。它的作用相當於一部按部首編排的索引，彌補了《四聲通解》的局限，它使人們可以直接從字形出發來查找字音。這樣一來，就大大方便了那些不熟悉漢字讀音的人檢索字音，幫助他們掌握正確的讀音，從而大大促進了朝鮮漢字讀音的規範化。

三 崔世珍的治學態度

崔世珍不僅著述豐富，而且治學態度也很嚴謹。以《四聲通解》的編撰爲例：

(1) 言必有徵，詳明出處

《凡例十五》：

字有兩三音者，以先儒各有所見而著之。因古昔字寡而以致或借用或叶音也。今撰《通解》，必書各音出處者，示先儒所著之音也。

(2) 嚴格範圍材料